

婚事

李文元 著

婚 事

李文元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郑州

婚 事

李文元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河南省營第一印刷廠印刷

開封市雙龍巷87號

書號(鄭)193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¹/₃₂

印張1⁵/₁₆

字數25,000字

印數3,125冊

定價1,500元

河南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豫新出字第貳號

牛毛細雨，緊一陣慢一陣滴拉了兩三天，害得人們不能下地做活，心裏都覺着怪慙躁。蓮姐却趁着這個連陰天的空子，用心用意地趕做了一雙鷹嘴跨鞋。

小晌午，雲彩縫裏露出了太陽的笑臉，雨後的太陽顯得格外光亮，使人覺着猛一新鮮。蓮姐坐在堂屋正間一把小椅上，使手撫摸着那雙周正的新鞋，心裏湧起一陣快活。

她心想：天也晴啦，鞋也做起了，他再下地做活時，腳下也有穿的了。想到這裏，一條結結實實小伙子的影子立刻在她腦子裏浮動起來：他穿上這雙鐵壳子般的鞋子走起路來，胸脯子會挺得更高，人也會襯得格外威武。……想着想着不由滿意地一笑，但嘴角才一牽動却又卽忙用牙將下嘴唇咬着。生怕有人看出她內心祕密似的，不由瞟了屋裏的阮大娘，猛看見她正在刷水缸，這時才覺到要做晌午飯了。蓮姐卽忙將鞋往活筐裏一放，揪着藍布衫上的繩子毛毛，說：

「我就說上起鞋去担的。」

大娘說：「泥深水大的，担一挑有吃的就行了。」

「呵！」蓮姐一面答應着一面換上膠鞋担起水桶，甩着兩條繫着藍纓纓的長辮子，身子一磨走了。

她走到牆拐角，那個黑紫棠色臉高顴骨長身材的郝中祥，一歪一滑向這邊走來，原來中祥打算到蓮姐家去找那本「互助合作手冊」的，並且順便商量一下明天到棉花豐產地裏打虫的事。其實這些日子，即令沒有事他也總是願意藉故到蓮姐家走走。現在轉過拐角二人碰了個對面，中祥左右一望沒見人，即小聲說：

「泥大，我挑。你回去把那本『互助合作手冊』找找，我想看看。」說了又指下自己的腳：「看我腳上膠鞋糊得沒鼻子沒眼的，你挑着能中。」

蓮姐是個倔性子人，早晚誰說她做啥不中她就要發火的。「閃過路，」她似笑非笑、似氣非氣地說：「我看它能把人摔死不。」中祥一遲疑，蓮姐繞一步走了，才走了一步連忙回頭小聲說：「俺家有雙鞋，你去試試合腳不。」說罷揚長走了。中祥在那裏楞了一會，又連忙趕到井台上，這時蓮姐剛把第二桶水繫出來，中祥就勢抓起勾担挑着走了。

倒完了水，蓮姐拉過一把椅子讓中祥坐下休息，她看了看正在鍋邊做飯的阮大娘笑着說：「媽！把那雙鞋給中祥吧？」大娘答應着說：「中！」中祥不好意思地說：「大娘這怎麼好哩，又……」大娘微笑着的臉上露出慈祥的神情說：「娃子，別說二話，你看，一個組不是跟一家人一樣嘛，可不興外氣。」停停又說：「裏裏外外你幫俺娘們的忙也不小哇，工換工嘛，拿去穿吧。」

中祥試過了鞋，蓮姐見他穿着正合腳，她的心才落了槽。接着，幾個人就東扯葫蘆西扯瓢的談將起來。



大娘笑謎謎地說：

「看，今年豐產地裏那
蜜桃就有雞蛋那麼大，
多喜歡人哪，俗話說『人
不虧地，地不虧人』。」
稍停又說：「全組都跟
着你娃子幫福哇，憑啥
莊稼都比往年多見一半
子，又給組裏安排着水
澆地，看你多大功勞
哇！」

中祥「嘿嘿」笑笑，謙虛地說：「看大娘算把我誇獎成一朵花啦。」隨後又很莊重
地說：「大娘，這又扯上那句常說的老話啦，要不是組織起來我咋能把旱地變成水澆地
呀？」小伙子笑了笑又說：「還有……還有蓮姐，她識字快，又積極，就說去年棉花整枝
吧！咱組多少人思想打不通，要不是蓮姐、鳳蘭她們帶頭，可難推行。說實在的，生產
上多虧她參謀啦，要不然……」

「算啦吧！」中祥的話被蓮姐搶過去了：「我媽賣給你一頂高帽子，在你頭上還沒

暖熱，可隨即賣給我啦。」

正在煮飯的阮大娘也笑起來了。

談到最後，中祥又對蓮姐說連陰這兩三天，花棵上又發現了膩虫，蓮姐隨變臉失色地問：「虫多不？」中祥說：「也不太多，有幾個。」蓮姐說：「那咱今天就泡藥水，明天也經得住腳了就去打。……」又談了一會，中祥拿着「互助合作手冊」和那雙稱心如意的鞋子，回家去了。

小南風吹了一夜，第二天又是個萬里無雲的晌晴天，沙土地經過一夜一晌的風晒，下午可經得起腳了。

中祥在蓮姐家拾掇着噴霧器，蓮姐使瓢從缸裏往水桶裏舀着藥水，準備着下地。忽然聽見門外有人喊着：

「中——祥，蓮——姐，」是婦女代表女組員李鳳蘭的聲音，「人集合齊啦呀，快拾掇吧！」蓮姐也拉長嗓音答應着：「來了——來了——」聲音裏充滿了歡樂和愉快。

中祥担起藥水挑子，蓮姐掛上噴霧器，才走出門，忽見迎面走來一人，那人走着自言自語地說着：「哪裏來的恁些虫呵，嘿嘿，真是沒事忙。」

這人名叫李二鬚，五十來歲，薄嘴唇上長幾根鮎魚鬚，當過幾天牛經紀，可也是下力人，土改時劃他上中農。他是蓮姐的舅父。

中祥有個整脾氣，不論在哪總喜歡仰着臉同那些保守思想抬槓。現在他聽李二鬚話裏味道不對，不由担着水挑子往哪一站，就想同李二鬚抬上幾句。但轉臉一看，見阮大娘門裏站着在向李二鬚打招呼呢，礙在蓮姐母女面上，他沒有開口。這時只聽蓮姐在後邊小聲催促着說：「快走，鳳蘭們等急啦。」接着又聽她親親熱熱地對李二鬚說：

「舅，你來啦，組裏人都到場邊上等着哩，我也不回去給你燒茶啦，媽在屋裏你去吧。」說了又挑皮地向門口喊着：「媽，俺舅來啦，給俺舅沖雞蛋茶多放些糖呵！」喊着，一蹦三跳的，笑着跑向場邊去了。

蓮姐十二歲上爹就死了，家裏地無一壠房無一間，孤兒寡母無依無靠的，母女們曾投靠李二鬚家住了幾年。那時阮大娘粗細活計，樣樣都做，比個大夥計也差不多；蓮姐雖是女娃，放牛、割草、拾柴……也頂個半大小子用。李二鬚看她母女並沒有吃閒飯，再說也看在骨肉份上，平常倒是沒有什麼說的。只是遇見了老親舊眷，總是愛講他如何照顧蓮姐母女，七長八短的講那麼一套。而蓮姐舅母就不然了，人前人後總是給阮大娘一些眼色看，什麼「出家和尚外家僧」呀！「吃閒飯」呀！這一類的話，遇着事總是敲敲打打的說上幾句，阮大娘也常常覺着不受用。四八年，解放了，大娘帶着女兒回來分了地，另立了門戶。那時蓮姐正是十五歲，由李二鬚作主，給他小姨家的表兄訂了婚。

新社會日子過着順暢，轉眼就三四年，蓮姐已是十八九歲的大閨女了。從小在窮苦

生活裏折騰出來的孩子，幹活潑辣，胆子又大，新東西學的快，在村上，在青年團裏，也算得是數得着的積極青年。

去年冬天，村上趁着冬閒的時候修壩，眼看就要落成了；那一天，天氣暖洋洋的，大夥都在休息，蓮姐、鳳蘭還有幾個女娃靠壩坐着，正在吵鬧着「抓石子」玩，中祥站在一邊，忽然他看見壩上有一批土裂縫了，就要倒下來，這時他沒有多想，衝上去用背將壩抗着。「快跑！」他撕破喉嚨的叫着。女娃們剛離開兩步，「咚」一聲，那批土倒下來了，壓在中祥身上，中祥受了重傷。

後來蓮姐就特別關心起中祥來，比如隔些時悄悄地給中祥做雙鞋子呀，有時下地做活，自己不聲不響地把熱茶舀出來冷涼，叫中祥去喝呀；中祥也慢慢覺着跟蓮姐在一起很溫暖，遇到組裏有事，她總是走在頭裏，所以就覺着分外有力量。當然他們心裏也都在想着一件沒有說出口的事。

這件事村上人都看出來了，尤其一幫年青人多是像他們自己的事一樣的高興，覺得這對年輕人是天生的一對。

李二鬍見這二年，蓮姐參加了互助組，經常開會呀，學習呀，區上縣上都不斷出去走動。加上這二年又興了什麼「婚姻法」，一夥子年青人成天掛到嘴上當口頭禪；再說蓮姐和中祥的風聲，他也聽到過一點。他心里有些毛啦——担心蓮姐會給她小姨家打「退堂鼓」。今天他從北鄉閩女家回來，特地到這來看看，順便探探口氣的。他認為兩姨作

親，親上套親比啥都好，這也是爲了蓮姐。再說，這親事是他作主辦的，如果蓮姐不去她小姨家的話，老臉也弄的沒處攔了。再一層，他從小照應過蓮姐，親舅如父子，蓮姐應該聽從他的吩咐，他有權來管理蓮姐的婚姻大事。「哼！孤兒寡婦不知天高地厚。」他常常這樣想。他認爲蓮姐的婚事是「義不容辭」要來管管的。

當然，人民政府頒佈婚姻法已經一年多了，他也並不是不知道，可他腦子裏有一種想法，他說這會把世道弄壞。亙古以來女子嫁夫都是憑的三媒六證，從一而終……。遇着他那一行伙子同一思想的人們在一塊時，總要搖頭擺腦地說：「共產黨憑哪一條都好，內中興這婚姻法算把我噁心透啦。」因爲他是這樣個老執固板，所以他自己嫁出的閨女，與丈夫三天兩頭生氣，可他還不時去訓斥他的閨女說：「不得婆家歡，休進娘屋門。」他既然是這樣一個人，所以每次到蓮姐家來時總要在她母女面前說些露七露八的話，阮大娘有時候不湊腔，可有時候也隨葫蘆打湯地扯上幾句。不過蓮姐有時忍不住了辯駁上幾句，有時一聽他要扯這樣話頭，就隨即扯個虛故離開了。

李二鬍背靠着門扇蹲那吸過幾鍋子菸，說：

「姐，妮她小姨給我捎信，眼前想叫妮過去。」

大娘遲疑了一下說：「妮子還沒長成人的嘛，停年把再說吧。」

李二鬍看出大娘臉色陰沉，言語含糊，心想：「難道說真要變卦？」他吸溜吸溜嘴，又一想：「總不致於……」他又拿出規勸的口氣說：「早一天辦辦兩下可都心淨

啦。你想，妮子跟野馬一樣在外跑跑馳馳的，拖的時候長了要是節外生了枝，幾下臉上都不好看，是吧？」

俗話說：「娘邊閨女骨邊肉」，媽和女兒是肉連着心的。何況阮大娘跟前就這一棵單根獨苗，當然她對閨女是無比疼愛。同時，自從人民政府頒佈婚姻法這一年多來，她親眼看見凡是自由對象的男男女女，兩口子都能把日子過的紅紅火火的。反過來說，打離婚的多是父母包辦的舊婚姻。由於她親眼看見自由婚姻的好處，又加上對閨女疼愛，所以大娘對蓮姐的婚事是感到爲難的。

早些日子，蓮姐爲自己的婚事也曾和大娘商量過。大娘說：「妮啦，媽自小到你阮家當童養媳婦，成天挨打受氣苦聲抹淚沒有伸展過一天。如今，毛主席興了這婚姻法，倒是很好，你也是十八九歲的人啦，不慧不傻嘛，你的身子你當家。可是蓮姐……」蓮姐正在低着頭用心用意地聽，大娘突然轉過了口氣，她紅着臉摸弄着辮梢子很不自然地說：「你心裏有啥你說吧，甯挽到肚裏。」大娘又吞吞吐吐地說：「可是，我又想着：你要是去到你小姨家呀，媽到老境有處指靠，到底是兩層親戚，憑哪都有些担負。……」大娘說到這裏聲音有些咽了。蓮姐覺得她還有一種指靠人的思想，於是她也就慢聲細語地解勸着說：「媽呀，你閨女反來覆去也想過幾百個來回了呵，俗話說：『指親戚靠鄰居，不如自己立志氣』。碗邊子飯好吃難嚥哪，前幾年俺姪子那眼色你還沒看够！再說，我小姨那號秉性脾氣你難道不知道？三天好兩天歹的，動不動給人臉上臉下的，她那股勁誰能

會受得住。」蓮姐這樣一說，大娘眼淚撲撲簌簌掉下來了。

蓮姐又說：「新社會靠自己勞動吃飯排場。咱們眼前是個互助組，咱娘倆都能幹，前天中祥說不久就要轉成農業生產合作社，那時，成立個托兒所，就是地裏活你做不動了，也還有事做。」

蓮姐說一句，大娘噁一聲，老人家聽的十分入耳。因為蓮姐說的話句句都打在她的心坎上。

蓮姐接着又說：「媽，也不是你閨女在娘面前誇口，憑你閨女這一份氣力，也能養活你一輩子，新社會閨女兒子是一樣。你看這會在組裏，中祥他們得足分，我不是一樣得到足分。」蓮姐換了一口氣，又說：「媽，將來還要過到社會主義，路是越走越亮呀！」大娘聽着，臉上漸漸的，綻開了笑紋。

從蓮姐後來的話裏露出了她的心意。大娘就爲這猜想了很久，她從近來母女家常談話中，蓮姐嘴邊老是不斷「中祥呀中祥的」，閨女的心事她也就猜出個七八成了。所以今天李二鬍來提這件事阮大娘感到進退兩難了。

她想：這邊是身上掉下來的肉，那邊是親姊暱妹，而媒人又是自己娘家兄弟。把話給他說清楚吧，一則蓮姐和中祥還沒成爲事實，二則當着兄弟臉上說閨女鬧了自由戀愛，有些紅面阻情的，不好意思。因之大娘心想：推一節是一節吧！所以她和李二鬍推推諉諉地說：

「喂，人大心大啦，翅膀硬啦，誰曉得她聽你的不。」

「哼哼！」李二鬚把嘴的旱菸袋猛一拔。「山高不遮太陽，有老不顯少。」

「你舅哇，」大娘爲難地說：「隔年皇曆看得啦，你沒看……」

「看什麼？」李二鬚瞪着眼接下去，「我跟前你那侄女，起初不也是不願往那頭去麼？我一強二脅叫她去，咋着？不也過啦三四個年頭了？」

一句話到了阮大娘的嘴邊——那才好，你那閨女跟女婿『反貼門神不對臉』——但是她是個善良人，總不肯揭人的短處，話到嘴邊又收回去了。

李二鬚見大娘沒有答腔，又說：「就說她家也生些小氣，可俗話說『牙和舌頭還碰碰的』，那也算不了啥。」他說這話，好像是在解釋什麼。

大娘這才慢吞吞地接了一句：「這也是實情。」

樹影拉長了，放羊娃扯着響鞭趕着牛羊下山了，老鵠野雀也在繞着樹梢亂飛。李二鬚往外看看忙磕磕菸灰站起說：「天不早啦！我要回去。」大娘留他住下，他說：「十來里地一會就走到屋啦。」臨走又給大娘囑咐了一大套。說小姨家自田自地日子殷實房屋寬展，往別處打着燈籠也找不着這種人家。又說兩下是骨肉至親，燒不着連着的，是二家旁鄰擺海菜宴席他也不能不管。最後又交待大娘可放有軸心骨一點，再說她小姨也不是好惹的。大娘到底沒給他回圖話，只是說「東山日頭一大堆的嘛，停停再說吧。」

煤油罩燈射出銀白色的光芒，把屋裏照的亮堂堂的。阮大娘坐在窗戶下抽屜桌橫頭

納鞋幫。一面納，一面翻騰着心事。她想着：蓮姐要是給小姨家退了親，往後姊妹們可咋好見面哩？這一來把娘家兩個親人都一伙得罪了。……一時又想着閨女說那些話也句句都是實情。可一時又想着：閨女給人家鬧自由的話，莊上免不了要有人說些閒言碎語。就這樣反來覆去思索起來，一時把個腦子攪成了一窩麻。這時門梆噹響了一聲才把她的思慮衝散。

蓮姐進屋把燈籠吹滅往牆上一掛，隨即坐到桌跟前大椅上，不由使手中的書本把桌子掃了掃。按往常，她每夜從民校下學回來總照常如是要再讀一陣寫一陣。不等大娘催她三遍兩遍她是不肯上床睡的。可是今晚上她從民校回來不寫也不讀了。她把頭枕在一雙胳膊上伏在桌上向大娘問道：

「媽，俺舅今天來都說些啥？」

大娘假裝沒事人地說：「姐家就不興來看看？啥話也沒說。」

「總是有個事。」蓮姐追逼着問。

「你說啥事？」大娘笑笑的，反問閨女了一句。

蓮姐有些急了，嘴一撇：「雪裏終久埋不住死屍。」說了把臉埋在兩臂上了。

大娘苦笑了一陣，說：「你既然知道嘛，還來問媽。」

大娘常把閨女比做她的「心尖」，雖然閨女已長的有她那麼高了，可她總覺摸着閨女還是女孩，壓根兒她也沒把閨女當大人看。所以她還像逗小孩那樣逗閨女。

蓮姐現在要她的孩子氣了。猛伸手上去，大娘手上鞋幫奪過來，隨手一下子扔到後牆根床上，囑着大娘說：

「媽，快給我說說！給我說說！」說時兩腳踢蹬着，把坐的大椅壓得吱吱響。

大娘一雙眼睛裏透露出慈愛的光，她望着她這個活蹦亂跳如同歡虎樣的閨女，如果嫁到她自己不如意的一個婆家去，叫她終朝每日愁眉苦臉的去熬年月，當老的心裏啥味呢？能忍心麼？大娘愛撫地理了理閨女的頭髮，安慰着說：

「乖！媽給你照實說。」

蓮姐一看娘要開正本了，忽然挺直了身子，霎時間臉上烘烘起來。她隨手把燈亮稔小了一些，這才平心靜氣地聽大娘給她說話了。

大娘慢聲細語地把蓮姐舅的話從頭到尾一碟子一碗的都給蓮姐端了出來。

蓮姐聽着，心裏真是惱恨透了，當她聽到小姨不久就要叫她去那句話時，心不由「通」的一跳，肚裏像塞進了一塊石頭。

她停了停又問大娘說：

「媽，那你咋答應的？」

「我沒給他圖圖話！」大娘說着，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蓮姐猛把身子一站，把椅子往老遠一推說：「媽，砍的沒有截的快，乾脆給他一刀兩斷，進區遞退婚聲明。」

屋子裏蚊子在嗡嗡，遠遠坑邊蛤蟆也在哇哇，引得蓮姐心頭愈加煩亂。坐下又站起來，站起來又坐下去。一陣小南風順窗戶眼吹進來，撲到她的臉上，她猛覺一陣涼爽，腦子慢慢清醒過來，脫口說道：

「今天有人民政府給我撐腰作主，別說你是姨是舅，就是親爹親娘，腦子不開竅也得給你鬥鬥。封建算盤打不成啦！」

她說出這幾句話來猛覺胸口寬鬆了好多。這時聽見大娘悠悠地出了一口長氣。她立刻覺得剛才的說話會使媽心裏不好受。她停了停緩了緩氣，接着向大娘解勸起來。

「媽呀，」她把椅子往大娘跟前挪動下說：「可並不是你閨女不給舅顧臉，你可知道我表哥他那個『踢死蛤蟆弄死猴』那股勁，俺們長到十二三歲時當在一起，我壓根討厭他，這你是曉得的。」停停又說：「比方說就讓我拚着他家去，將來稱合不來，當然，他也按不着我的頭，少不了還要走離婚那條路，離婚是好受的吗？再說，那時就保着沒人說閒言了麼？」

大娘點了點頭。

蓮姐又說：「媽，你莫怕打退婚有落後人背地說啥，光怕不能當過日子。咱按婚姻法辦事，是正情在理的。」

「閨女，媽也是這樣想呵！」大娘接了一句。

蓮姐又低聲悄話地說：「媽呀，閨女有啥話也不背你，你也看得見的……」說到這

裏忍了一下，覺着有些羞口，但又一想：終久瞞不住，心一橫「揭吧。」於是繼續說道：「我把中祥端詳好久時候啦，這個人無論思想、勞動、學習、工作、心腸、秉性脾氣、人材相貌，憑哪條我都——」說到這她遲頓了一下，接着低下頭用力的崩出兩個字：「滿意。」

大娘聽得心裏也樂孜孜的，把內心的愁悵一時也忘掉了，她笑笑的看着閨女的臉說：「媽早就……」說到這裏猛一想又恐怕羞着了閨女，所以就連忙改口說：「媽也喜歡他，左鄰右舍誰不誇獎中祥是好孩子呀！」

蓮姐越說越起勁，大娘剛說完，她又接着說：「跟這號人在一塊，能以互相幫助進步。你看他，爲大夥辦事，又牢靠又熱心，全組裏人心都向着他，將來轉了社，準能選他當社長。」

更深夜靜了，外面一點聲音也沒有。可能是蓮姐母女談得太興奮了，把籠裏的老公雞從夢中驚醒，牠還以爲主人已經起床了呢，於是拍了拍翅膀，過早的啼了幾聲。

母女的心事直到深夜還沒說完。

第二天喝罷湯以後，鄉政府下來了緊急通知，說是上級調運區倉的糧食，任務很重，全鄉所有車輛都去。連夜進區裝車往火車站轉運。中祥組裏三輛車全都出動了。

中祥蓮姐兩戶的牛騾，當蓮姐正在院裏拾掇草包、料袋等隨車動用物件的時候，